



# 滚木

□陶灵

## 1 滚木修桥

开州肖家沟汇聚了几条山溪，完全可以称“河”了。沟右岸有家不大的餐馆，取名“沟沟河”，自谦店小，也指肖家沟。是河，该有桥，两岸的人需要来来往往。确实有桥，一座静卧的简易石平桥——墩之间搁置几块石板而成，连护栏都没有。因简易，无名字，都喊平桥。桥简易，并不简单，那搁置的十几块桥面石板都是整块的，每块长五米，厚七十厘米，宽近一米，单块重达五吨。这桥已建起一百多年了，当时没得起重设备，全靠“滚木”的办法架设。

平桥共有六个石桥墩，每个墩最上面的石头留有三个凹孔，用于墩之间搁置长木方。桥下河里的巨石上也凿有一些凹洞，是搭设木架用的，防止木架柱子移位。木架的作用是支撑墩之间的长木方，共同承受桥面石板重量。然后，建桥工匠在长木方上横放许多根粗细差不多的圆木棒，再拉的拉、撬的撬，把一块又一块五吨重的桥面石板，从圆木棒上慢慢滑过去，逐墩安放。最后拆去木架和长木方，桥就建好了。这些圆木棒称“滚木”，也叫滑木。

平桥建造过程说起来简单，实际上花了不少功夫。肖家沟的人并不知道这桥建于何时，但怎么建的，年龄稍大点的肖家沟人都能说上几句，并且个个津津乐道。

说的是某年，肖家沟一个姓杨的老爷牵头，筹资为老百姓建桥，他自己出了一大半的钱。当时雇请石匠在后山崖上开石，没有炸药，破岩必需的铁楔子也没有，因此建桥进度缓慢。一天夜里，肖家沟的天空被一道道闪电划破，轰隆隆的震天雷声响了一夜，雨也下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天放晴了，石匠们惊讶地发现，正开采的山岩已垮塌下来，破裂成许多大石块，满山坡铺起。大家高兴极了，奔走相告：这是“老天爷”在帮我们，叫“雷公”把岩石炸开了。

很快，石匠们把一块块重达几吨的桥面石板凿打完成，在地面铺上圆木棒，拖、撬着石板，一段路一段路地滑到沟边，才建好了肖家沟平桥。

在川江一带，我寻访过大大小小几十座古石平桥。从留下的建造痕迹看，无一例外地用到了滚木方法。江南接龙镇荷花村，有一座单块石

板重约二十吨的石平桥，建于1776年，已有二百四十多年历史，也是“滚木”建成的，河床石上固定木架柱子的凹洞至今还在。河不宽，整座桥只用了一块石板，可长达九点九三米，宽一米六四，厚七十八厘米，约二十吨重。

住在桥附近的一位婆婆见我从城里来，问买土鸡蛋不？我肯定地回答买。在数蛋、付钱过程中，她顺口摆起桥的龙门阵。传说建桥时石板实在是太重，试了几次，很难从滚木上滑动。一天清晨，石匠看见石板上立着一只白鹤，有人来就飞走了。后来，石板竟能从滚木上滑动了。荷花村从没有过白鹤，老百姓认为是仙人叫它来施恩的，于是给这桥取名仙鹤桥。

以前建桥不易，看来老百姓都渴望“天”与“神”相助。

## 2 滚木送货

川江沿岸爬坡上坎，以前交通不便，运输工具原始，搬运大件物品时，老百姓同样采用滚木的办法。1927年，重庆城区开建第一条马路，总长才三点五公里。还没等竣工，首屈一指的富豪黄云阶，就迫不及待地地从上海买回一辆美国“雪佛兰”牌轿车。1929年4月，轿车用轮船转运到了朝天门码头。没起重设备下船，也没上岸公路，黄云阶雇几十个“棒棒儿”，把轿车硬搬下来，运到了离码头不远还没修好的马路上。搬运中，多次使用滚木的方法，对轿车不易造成损伤，省力又省时。

1937年7月，成都启明公司要运送一台锅炉去彭县，途经郫县，路程约七十公里。锅炉长九米多，高一米五，有五吨重，是个“大家伙”。那时候的汽车装不下，很多路段又是在人行小道上加宽而筑的，只可通行骡马车。好在“大家伙”不高，启明公司决定用滚木的土办法搬运。他们雇了几十个力夫，一路上交替铺设圆木棒，撬的撬、推的推、拉的拉，步履蹒跚。川西一带不喊滚木，称这为“地滚子”。途中遇到松软路面，避免凹陷滑不动，圆木棒下再纵向垫置木方，叫“枕木”，原理如铁道。

这样走走停停，一年零两个月才把锅炉送拢，经历了夏秋冬春四季还外搭一个夏天。可谓荆棘载途，坚持不懈，也让我惊叹不已。

## 3 滚木“行船”

很多年来，生长生活在长江之川江段的我，一直想去黄河看看壶口瀑布。

我是看了鹤雀楼、蒲津渡大铁牛后，从山西吉县这边进入壶口瀑布景区的。常见的那种路标导览图中有个小圆点，标着“旱地行船遗址”几个字。旱地怎么个行船法？我饶有兴趣。

看了瀑布，发完朋友圈，我走到一个牵毛驴收费照相的老头旁边，与他搭白。典型的黄土高原黑黝黝的瘦老头，68岁，取了个文雅的名字：张智敏。

我直入主题：“你知道‘旱地行船’么？”他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见过，说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消失。

张智敏回答：“我以前拉过的！每天可挣几块钱。”看来问对人了。他性格开朗，没照顾他生意，也乐意跟我“空吹”。他告诉我：我们这一带盛产红枣，以前用木船运出去，过不了壶口瀑布，就在上游起岸，船底垫圆木棒，船头两边各拴一根绳子，有手臂粗，几十上百人一起把船从岸上拉过去。要拉十多里路，在下面槽口再下水。拉船的时候，大多数人在前拉，一些人把船经过后的圆木棒搬起来，再铺到船前面去。这“旱地行船”分明就是我早已熟悉的“滚木”办法。但我仍然被震惊了，如此一个“庞然大物”，竟用上这种土笨的办法，真是难以想象。

“连船带货一起拉吗？”我又问。“货要卸下来，用小毛驴驮过去。”毛驴是黄土地上的主要运力。“哦！那船回来时，也这样拉上来？”

“货运拢后，就把船卖了。”张智敏像是对我提问有些不理解，“这么艰难，谁还把船拉回来啊？”

过去我们川江行船，在三峡险滩要“搬滩”，也就是从岸上转运货物。船空载了，仍从水上过滩。船以后回去，又“搬滩”。因三峡滩险浪急，很多船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把船卖掉。三峡“搬滩”与壶口“旱地行船”类似，又有不同。

张智敏指着上游左岸山脚一排窑洞说：以前，那里面住的人都是专门拉船的。听说清代的时候就开始从岸上拉船，每天有很多船要拉，住的人多，过去这一带很热闹。这又和三峡里的“滩夫”多么相似。

辞别张智敏后，我特意从河滩捡起几颗黄河鹅卵石。带回家，把它们放在三峡库区蓄水前捡拾的三峡石里，让黄河与长江再次去碰撞——两千五百年前，京杭大运河让它们相交；2014年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又让它们俩相遇。

(作者系资深民俗作家)

## 血柏树

□曾庆福

万盛经开区石林镇庙树村，山高林密，过去属桐梓县溪源联保，一棵树龄有数百年的柏树长在山湾巨石边，树干苍劲，粗壮盈尺；枝丫虬盘，叶细如针；树皮呈血红色，人称血柏树。

血柏树是野生的，具有天然药效。摘取适量的血柏树枝叶煎水喝，可以清热解毒、抗菌消炎、镇痛止痒，降低血脂、血压、血糖，增强免疫力等，这是祖辈通过长期实验总结的。据传，倘若有人刮它的皮、断它的根，一般会生一场大病，等病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在心中默默悔过，病才会慢慢痊愈。因此，这棵树被当地人称为神树，冥冥之中，成了人们的精神寄托，还有人给它挂红、烧香，向它跪拜、祈祷，或让小孩拜它为保爷。

民国初年，当地土匪猖獗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土匪也三五成群闯入百姓家牵猪背粮。土匪入户，一般会把农家的人全部反绑，关在一间空屋子里，然后背走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包谷子和被褥。如果百姓连人带粮藏进山洞里，土匪便用半干的辣椒枝叶燃成浓烟，灌进洞里。如果地洞没有出口，百姓便会被活活熏死，土匪再进洞捡东西。住在血柏树旁边的大户人家令狐氏，更是担惊受怕。

令狐家有一小公子，聪明伶俐。一天正午，他在山湾头阴凉坝玩耍，见一帮生人来了，就自言自语大声说：“我去把那边的鹤吆过来。”说罢就往山上走了。这帮生人就是土匪，以为他吆鹤去了，顺便可以拉鹤走，就在原地等待。其实，小公子从另一个方向绕道跑回家，家人锁闭厚重的大门，全部藏进山林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

一个夏夜，月光如水。晚饭后，小公子拿着火把随父亲到院外捉青蛙，一眼看到血柏树，树干变成了橘红色。他父亲也觉察到树干颜色变了，心生诧异，就匆匆回家。晚上睡不着，外面月光隐去，漆黑一片。到了半夜，听到狗叫。很快不知怎么狗吠声消失了，接着又听见屋外窸窣窸窣，有人用钢钎在撬堂屋大门。小公子的父亲早有防备，躲在堂屋右边的楼上，等土匪撬开一扇门一脚跨进门槛时，小公子的父亲用自制的火药枪向他开了一枪，这匪徒当场殒命，其他匪徒叫嚣着要冲进来。小公子的父亲也是豁出去了，向冲进来的匪徒开第二枪、第三枪……匪徒不敢冒进，只在外胡乱开枪，将室内外墙壁打出一些弹孔，但始终没伤到人。

一众土匪退到院坝，扬言要报复。他们找来柴火堆在门外，放火烧房子。烈火熊熊，蹿上屋顶。土匪走了，很快天上下起了大雨，大火烧掉半间屋时被雨水浇灭，令狐家又逃过了一劫。

令狐家没有更换被大火烧糊的木柱和墙壁，只把烧焦的屋梁屋顶换了，加固了大门，每夜防备着土匪前来“报复”。但这之后，土匪却了无踪影了。

前些年，我偶然走到令狐家，看到那夹壁石灰墙上的枪眼密布，抵大门的木杠还在，被烧糊的侧门过梁和黢黑的高大木柱依旧……而那棵传奇的血柏树，早已消失在无常岁月里了，只留下了一个无言的树桩。现在，那硕大的树桩边有不少碗口大新长的血柏树，只不过，它们也都改名叫红豆杉了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教育局)